

埋憂續集

朱梅叔著

全

進步書局校印

續集卷一

戎上紅雪山莊外史著

劉縱

劉少保縱字省吾。以都督家居。時有賊竊發寧州。勢張甚。巡撫遣縣令郡守請救。少保辭以疾。復命藩臬往請。堅辭皆大怒。命醫往驗。詐則將參之。醫至則奄奄牀褥也。眾惶急策無出。未幾忽報劉將軍破賊歸矣。眾大駭。謂將軍出。吾屬固不能知。亦何施此狡獪為。曰賊為陳友諒之裔。蓄謀數傳。以俟釁。今發不易。遇若知某往。必大備。故密撲之。此兵法也。眾乃服。時方右文。每公會坐。少保諸生下。郡紳士有公譙。釀金不給。輒目少保字呼曰。省吾以辨此少保。恆什伯于眾。輸辦或酒酣。令家卒馳馬娛賓。少保興發。往往上馬舞雙刀。觀者但見白氣旋繞。眩目不辨其面。雖奇其藝。亦但作戲玩觀也。少保子念述。矯捷有父風。然少保袖箭為絕藝。透堅甲。及五六十步。念述止。及二十步許。不能穿札。勇不如也。少保有女。亦勇。嫁于某。奩具豐盛。有盜數十。突圍其家。盡室惶恐。女命婢取軟甲披之。率婢揮刀出殺賊。賊不能支遁去。按明史。列少保平緬平羅。雄平播。首平倭。平猺。功蓋詳。而遺平寧州事。以寇一發。即滅耳。然其出奇之功大矣。至若時俗鄙武。里有達官。緣與少保結婚。至削籍。明之不振。有由矣。



按少保最善拔距能縱躍十丈橫躍十丈拔距者左傳謂魏犢距躍三百曲踊三百漢書謂甘延壽少以良家子為羽林善騎射投石拔距嘗超踰羽林亭樓是也

又按此篇見張瓜田集原本篇末言明史列少保平緬平羅雄平播酋平倭平朝鮮平猺功似有誤蓋少保平倭時本與朝鮮兵合也今特為刪此三字

### 黃石齋

崇禎時余中丞集與譚友夏結社金陵適石齋黃公來遊與訂交意頗洽黃公造次必于禮諸公心嚮之而苦其拘也思試之妓顧氏國色也聰慧通史書撫節按歌見者莫不心醉一日大雨雪鵬黃公於余氏園召顧佐酒公意色無忤諸公更勸酬劇飲大醉送公卧特設榻上枕衾茵薦各一使顧盡弛褻衣隨鍵戶諸公伺焉公驚起索衣不得因引衾自覆薦而命顧以茵卧茵厚且狹不可轉乃使就衾顧遂暱就公公徐曰無庸側身內向息數十轉即安寢漏下四鼓覺轉面向外顧佯寢無覺而以體傍公公酣寢如初詰旦顧出具言其狀且曰公等為名士賦詩飲酒行是樂而已矣為聖為佛成忠成孝終歸黃公及明亡執于金陵在獄中日誦尚書周易數日貌加豐正命之前夕有老獄卒持針線向公而泣曰是我事主之終事也公曰吾正而斃是為考終汝何哀故人持酒肉與訣飲啖如平時酣寢達旦盥漱更衣

謂僕某曰。曩某以卷索書。吾既許之言。不可曠也。和墨伸紙。先小楷次行書。幅甚長。乃以大字竟之。加印章。乃出就刑。其卷藏金陵某家。顧氏自接公。自對歸某官。李自成破京師。顧氏謂其夫能死。我先就縊。夫不能用。

外史氏曰。此望溪文集所紀黃公軼事。與左忠毅公並書者也。夫古來忠臣義士。莫不以天下為己任。即至時丁板蕩。世際滄桑。猶將以一身力扶陽九。不得已而以一死報國。其意固以為未堪塞責也。故當其從容授命。即忠義之名。有不忍言。而何有于身家。更何有于聲色貨利。余讀佛書迦葉曰。金剛之身。非世間火所能燒。又瑜伽論曰。魔有四女。端正無倫。共來菩薩前。呈諸姿態。菩薩以義心定力。四女皆變老醜。羞慚而退。蓋理之不勝夫慾。足令貴育失其勇。良平失其智。惟仙佛為能制之。然仙佛一切不動。而聖賢則有動有靜。以左公罹禍之慘。凜凜數言。至今猶有生氣。使其平居有如顧氏者。而與之鍵戶同卧起。謂能動其一顧哉。此先生發潛閨微意也。至黃公臨命數語。則分定固然。亦二公之所同也。然此豈二公始念哉。此則可為二公痛哭者矣。

對縊

如是我聞。京師有富室呂氏娶婦者。男女並韶秀。親串皆望若神仙。窺其意態。夫婦亦甚相



悅次日天曉門不啟穴窗窺之則左右相對縊視其衾已合歡矣婢媼皆曰是昨日已卸妝矣何又作盛服而死耶此獄雖皋陶不能聽矣按花庵中興絕妙詞選錢唐吳禮三子子和有順受老人詞五卷有陶氏者與王生情好甚篤計生時雖暫為萍水之聚而死後終必長離因於月夜共沈西湖賦霜天曉角弔之云連環易缺難解同心結癡騷佳人才子情緣重怕離別意切人路絕共沈烟水濶蕩漾香魂何處長橋月短橋月事亦載西湖志然則天下固有此一種情癡呂氏夫婦既在合歡之後得毋亦為情死耶

### 生祭

明崇禎十五年洪承疇為我朝所敗時傳其已殉難崇禎帝賜祭十六壇御製祭文以旌之其後我朝兵下江南洪又經畧江南川湖等省從入關有土人迎而請見洪納之其人入而長跪出袖中御製祭文朗誦一過大哭而去

按承疇之才在明末諸臣中似猶可任以兵事史中所紀戰功亦有可觀者然黃梨洲先生嘗議其所叙戰功之多誣則有不可盡信者矣詹曝雜記言承疇兵敗時其子弟在家已刻行狀散弔客崇禎帝方祭十四壇而承疇生降之信至後金聲起兵徽州與門人江天一俱貶承疇諭令生降天一誦御製祭文以愧之其後從本朝歸沒于京師其子弟又

刻行狀不復叙前朝事。即從本朝入關序起。有輕薄子得其兩行狀。訂為一本。以作笑端云。

明史又言崇禎十四年。大清兵圍松山。承疇與邱民仰誓死固守。外援不至。甯根並竭。至明年二月。已圍半年矣。力不支。城破。承疇降。民仰不屈死。贈右副都御史。賜祭六壇。官為營塋。命建祠都城。與承疇並列。帝將親臨致祭。後聞承疇降。乃止。

熊襄愍軼事

全謝山集載始寧倪生為予言。其尊人曾從里中倉橋陳氏。見其先世秋曹日錄一書。其人在嘉廟時。嘗為獄官。凡魏奄所殺君子。不下東廠。而下刑部者。皆載其獄中事。其言襄愍自入獄。一飲一食。奄皆令獄官以帖子報知。然襄愍亦無所異。其卧用一藤榻。不分寒暑。未嘗去身。每晚人靜。再拜禮北辰。則取此藤枕供之。莫能知其意也。或以問襄愍。亦笑不答。已而刑有日。襄愍神色不變。手出遺疏。猶為上言邊事。又作絕命詞。其疏稿為西曹郎所遏。曰。囚安得上書。襄愍曰。此趙高語也。二缺計聖朝安得有此。怡然就及。時奉有傳首九邊之旨。西曹即俄錄其首。則法場中空。無所見。但一藤枕大駭。相戒勿洩漏。報魏奄。則命取熊氏子弟家人拷問。大索竟無所得。魏奄計無所出。遂秘其事。其九邊所傳之首。非真顱也。魏奄敗後。公



子兆璧連疏請公首歸葬蒲州。亦明知其非公首。特借以消此冤案耳。此說在明野史中。俱未之及。吾謂李公映碧三垣筆記。極言襄愍臨刑之慘。與此不符。然陳氏乃親見者。當不誣也。蒲州大學士韓煥也。

按史。臺但紀襄愍保遼之功。而不言其通術數。惟于萬曆三十五年。巡按遼東時。歲大旱。行部金州。禱城隍神。約三日不雨。毀其廟。及至廣寧。踰三日。大書白牌。封劄使使往斬之。未至。風雷大作。雨如注。遼人以為神。據此。則獄中之事。自非無稽也。

### 地震

天變迭畧。五月初六日。哈達門火神廟廟祝見火神颯颯行動。勢將下殿。忙拈香跪告曰。火神老爺。外邊天旱。切不可走動。火神舉足欲出。廟祝哀哭抱住。方推阻間。而震聲旋舉矣。有一紹興周吏目之弟。因兄榮選。思做公弟。到京方三日。從菜市口買一藍紗褶。擺擺而還。途遇六人。拜揖尚未完。頭忽飛去。陷入牆內寸許。眼睛飛在對門牆上。粘住猶動。眉毛又粘在一處。其六人者無恙。

粵東會館路口。有蒙師開學。童子三十二人。一響之後。先生學生俱不見。又宣府新推總兵在元宏寺街。一響連人及長班七人俱不見。

所傷男女俱赤體寸絲不掛。不知何故有長班于方震時。驢帽衣袴鞋襪一霎俱無。一人因壓傷一腿卧地。見婦人赤體而過。有以瓦遮陰戶者。有以半條腳帶掩者。有被半條褥子者。有被一幅被單者。頃刻得數十人。是人又痛又笑。

慶宏寺街有女轎過。一響掀去轎頂。女全身衣盡去。赤體在轎。竟爾無恙。惟馮相公夫人單褲奔走街心。然亦僅見矣。

長安街一帶。從空飛墮人頭。或眉毛和鼻。或連一額紛紛而下。大木飛至密雲石駙馬街。五千觔大石獅子飛出順城門外。震後有人來告。衣服俱飄至西山。掛于樹梢。昌平縣教場中衣服成堆。人家器皿金錢首飾俱有。而德勝門外墮落人頭人臂尤多。

先是五月初一日。山東濟南知府往城隍廟行香。及廟門忽然知府皂隸俱各昏迷。有一皂隸之妻來看其夫。見其前夫死已多年矣。乃在廟當差。前夫曰。廟裏進去不得。天下城隍在此造冊。

傳異記。宋熙寧中。恩州武城縣有旋風自西南來。發屋拔木。縣令一門及人民俱卷入雲霄中。墜地死者。不計其數。近道光庚寅之歲。直隸一帶震裂不下千里。壓死者以萬計。然皆未有吹去衣服及肢體者。而此記言之鑿鑿如此。考明史帝紀及五行志。並無五月初



六日之變。然明史前後多脫誤。如天啟四年三月甲寅六月六日丙子。京師地震。帝紀及五行志俱有之。獨志言三年京師地震者三。而帝紀不載。紀言四年三月戊午夜京師地震。再震。志亦不載。庚申夜復震者三。而志但云庚申再震。則其不足徵明矣。

### 王秋泉

王秋泉者。吾邑名醫也。有某富人病且死。延秋泉。秋泉適治某貴人疾。不果往。富人念不已。中夜綿惓。謂其子曰。吾寧得一當王先生。死不恨。子乃復走僕秋泉所。頓首敦促。會所治貴人疾良已。又數日。貴人起。治具觴秋泉。奉金幣為壽。秋泉飲大醉歸。歸至舟中。語家人曰。今可赴富人約矣。而富人子所遣僕。業踴躍解維。代搖櫓。抵其家。傳呼曰。王先生至矣。舉家驚喜出迎。秋泉方酣睡。家人起諸夢中。主人已盛衣冠。鞠躬入舟。肅容秋泉。謝以暮夜。請得詰朝。櫛沐登堂。主人固請曰。老父忍死待先生。先生幸辱臨。何櫛沐為。強之入。診脉已與藥。竟出。主人盛饌揖秋泉。秋泉但搖手謝。還舟解衣卧。雞鳴酒醒。呼其家人罵曰。情奴曠乃公事。且某富人遲我久。當夜赴之。何尚泊此。家人曰。公頃已診脉與藥。忘之耶。秋泉大驚曰。審與藥乎。吾真大醉。必殺之矣。頓足促解維歸。謂不去。必受辱。家人匆遽解維。而主人已遣僕伺秋泉。聞去。即入報。須臾門啟。望岸上燭籠數十。傳語止王先生。秋泉不知所為。俄而主人踉蹌至。

入舟頓顙淚下承睫。謝曰。老父得先生刀圭。乃者熟寢。病若脫矣。先生存。父存。先生去。父且大去。惟先生終哀憐之。秋泉自疑曰。世豈有是事哉。必給我。然已無可奈何。強隨之登堂門。且掩心。猶怵怵然坐定。主人申謝再三。先生用藥。何神驗乃爾。秋泉乃慢應曰。昨已得其機。請更得審視。遂入視。索藥渣觀之。私自慰曰。幸不誤。更與數劑。起其疾。厚獲而歸。人呼為醉先生云。

外史氏曰。此事見烏青志。醉夢之中。而用藥之神效如此。豈其中有鬼神耶。然亦可見醫術之不盡足憑。而生死之自有命也。一笑。

蛇

水經注。交趾金谿。究山有大蛇。名曰蛇。長十丈。圍七八尺。嘗在樹上伺鹿獸。過輒低頭繞之。有頃。濡濕訖。便食。頭角三月皆鑽皮出。山夷始見蛇不動時。以竹籤蛇頭至尾。殺而食之。以為珍異。一說以婦人衣投之。則蟠而不起。走便可得也。楊氏南裔異物志曰。蛇惟大蛇既宏且長。采色駁。其文錦章。食猪吞鹿。腴成養創。實享嘉譚。是豈是觴。言其養創之時。肪腴甚肥。可為寶筵珍味。惜其吞食鹿豕。適足以供老饕之大嚼也。

蛇大者。能吞鹿食人。性極淫。取婦人弊袴擲地。以首戴之。俯仰頓撼甚樂。捕之者。度其



出入之地先釘羅樁數行。狹僅容其身。壯士持橄欖棍伏其中。出一人于外。颺婦人裙褲招之。蛇即昂首。高六七尺來追。人退入羅樁。蛇身既巨。到狹處曲折轉身。不便人持棍擊之。且擊且退。數人迭出視其首俯地。則無懼矣。每擊一下。則皮肉皆縮。有一泡死而血凝。即護身膽也。其力大減。多以亂真。真者值兼金。此嶺南雜記所言。與水經注合。惟桂海虞衡志言。蚺蛇大者如柱。常出逐鹿食之。寨兵善捕之。數輩滿頭插花。趨近蛇。蛇喜花。必注視。漸近俯其首。大呼紅娘子。蛇益俯其首不動。壯士大刀斷其首。眾悉奔散。遠伺之。有頃蛇奮迅騰擲。道旁小木盡拔。力竭乃斃。一村飽其肉。其法更奇。然石湖所志。率經親歷。必非無據。

又按嶺表錄異云。普安州有養蛇戶。每年五月五日。即昇蚺蛇入府。祇候取胆。余曾親見皆於大籠中。藉以軟草。盤屈其上。兩人昇一條在地上。即以十數拐子。從頭翻其身。不得轉折。即於腹上約其尺寸。用利刃抉之。肝胆突出。即割下其胆。曝乾以備上貢。即合內肝以線合其瘡口。收入籠。或云昇歸放川澤。據諸書所稱。蚺蛇力大若許。必不可以生而致。今觀此錄所載。則取之固自易。易其信然耶。

南裔異物志。蚺蛇牙長六七寸。土人尤重之。云辟不祥。利遠行。賣一枚。值牛數頭。

采龍眼

龍眼枝甚柔脆熟時賃慣手登採恐其恣啖與約曰唱勿輟輟則弗給值樹葉扶疏人坐綠陰中高低斷續囁囁不已偶聽頗足娛耳細思之令人欲笑

大言

少讀王莽傳凡自法禁號令以及名物郡縣莫不剽摹古籍以恣粉飾不獨仿大誥等著作也想見當時居之不疑如醉如痴之狀後讀孟蜀世家宋太宗遣王全斌等伐蜀孟昶遣王昭遠禦之昭遠好讀兵書以方畧自許兵始發成都昶遣李昊等餞之昭遠手執鐵如意自比諸葛亮酒酣謂昊曰吾此行豈止克敵當領此二三萬雕面惡少年取中原如反掌爾既而與全斌一戰於三泉而敗再戰於劍門而被擒真是寫成一笑然自古此等妄人却又不少南燕有王始者萊蕪人慕容德建平四年始以妖術惑人眾至數千聚於太山萊蕪谷自稱太平皇帝署置百官號其父曰太上皇兄林為征東將軍弟泰為征西將軍帝遣車騎將軍桂陽王鎮討擒之斬於都市臨刑人皆罵其自取族滅或問其父兄何往始曰太上皇蒙塵於外征東征西亂兵所害朕躬雖存復何聊賴其妻趙氏怒之曰君正坐此口以至此奈何臨死尚爾狂言始曰皇后何不達天命自古豈有不亡之國不破之家耶行刑者以刀環



築其口。始仰天視曰。朕即崩矣。終不改帝號也。此其可笑。尤堪與王莽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之言並傳。

又宋稗類鈔嘉泰開禧時。郭倪位殿巖。自謂卧龍復生。酒後輒詠三顧頻煩兩朝開濟二語。陳景俊為軍漕譙之曰。木牛流馬。則以煩公。師既潰。即富平之敗。自度不復振。對客泣時。彭法傳

在坐語人曰。此帶汁字借作職諸葛也。

### 陸世科

鄞縣陸世科為諸生時。嘗館於邑中一富室。值黃霉。命館僮焙被。僮轉付婢。攜就主妾房中焙之。至晚。夾帶主妾之睡鞋而出。世科欲睡。展被始見。拋之帳頂。後主人入齋中見之。伺其出。袖之以去。迨更深。密令妾往扣其門。而操刀隨之。世科問為誰。低應曰。妾也。世科曰。焉有昏夜而女客可見先生者乎。又令再三懇之曰。第開門。妾自有說。世科曰。女客與先生有何可說。即有說明日與主人同來。如再不去。當即捉付爾主。勿嫌見辱也。主人見世科毅然難犯。即應之曰。請開門。小弟在此。既入。世科見主人持刀大驚。主人曰。無懼。出鞋示之。備述所以。世科笑曰。幸我無私。否則已汚君及矣。明日遂辭去。後登萬曆己丑進士。仕至大理卿。是時人多附魏閣。公獨特立不阿。以完節終。事見烏青志。或曰。此事已見子不語。彼作鎮台某。

不知孰是。余按警心錄。陳淳祖為賈似道之客。守正為諸客所惡。內侍亦惡之。一日諸姬爭寵。密竊一姬鞋。藏淳祖床下。意欲并中二人也。賈入齋見之。心疑焉。夜驅此姬至齋門。誘之。淳祖不應。繼以大怒。賈方知其無他。勸諸姬得其情。由是深契淳祖。後有南安軍之命。金元院本演其事。與此正相類。意當時或有有意為之者。不然或有構之者歟。據錄中所載。則其出於依託。未可知也。

猩猩

非非子曰。夫林密淵深。魚鳥自有樂地。而卒為人所制者。貪其餌也。水經注。猩猩形若黃狗。又類貍狔。人面。顏容端正。音聲妙麗。楚太原王綱曰。猩猩好酒。及履。里人置之山谷。常數輩為群。見酒物。知人張設。取之。知張者。祖父姓名。詈曰。奴欲殺我。亟舍爾去也。即復還曰。姑當酒。迨醉。取履著之。卒為人擒焉。放翁詩。已醉猩猩猶著履。入秋燕燕尚營巢。此物愛酒與履。他書亦言之。歷歷當不虛也。

按唐人小說。載安南武平州封溪中。有猩猩。馬如美人。解人語。知往事。以嗜酒。故以履得之。檻百數同牢。欲食之。眾自推肥者。相送流涕。時餉封溪令。以帕蓋之。令問何物。猩猩籠中語曰。惟有僕并酒一壺耳。令笑而受之。蓋此物之靈慧如是。其勝于陸機之黃耳。傳書



多矣。而卒以愛酒與展。為人所制。禮記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信夫。然豈獨禽獸已哉。

燕如

廣陵牛氏家。堂燕方育雛。其雌為貓所斃。雄啁哳久之。翻然而逝。少選。偕一雌來。共哺其子。明日有雛墮地。至晚。諸雛畢死。取視之。滿吭皆梟耳。實蓋為雌所毒也。嗟乎。禽鳥猶疾其前。雛如此。而雄不悟。悲夫。

去年仲夏。沈荔堂家。遠香書舍中。燕已育雛。一雌為蛇所噬。越宿。其雄偕一雌至。相與哺雛。未幾。蛇又至。時雄出未返。雌驚起。啄其目。蛇甫吞一雛入口。不能反噬。急吐出。蛇蜿蜒遁去。雌已垂斃。雌覆而翼之。間啣庭中旱蓮草哺之。未幾遂愈。然自此雌偶出。必速返。朝夕不離於側。蛇亦絕不復至。是此雌又能為諸雛之義鵲也。

戒貪

金樓子。齊桓公卧於柏寢。白鳥營營。飢而求飽。公開翠紗之厨而進焉。有知禮者。不食而退。有知足者。鳴公而退。有不知足者。長吁短吸而食。及其飽也。腹為之潰。蓋戒夫貪也。余嘗見蚊有腹已果。而作紅色者。其尾血滴不止。而吸食猶未已。驅之則棲於屏案間。不能復飛。斯時不知亦悔其饕餮太過否。

師戒

里中有走無常者。嘗一卧數日。一日乍醒。遽問其家人曰。吾里外科岑氏子。昨已死乎。家人曰。然。君至冥中亦見之乎。曰。吾昨於獄廟城隍廡下。見鬼平拘岑至城隍拍案怒曰。汝在陽間做得好事。岑叩首涕泣曰。小人生前並未敢造惡。城隍怒曰。觀爾麤頭鼠臉。胸中豈有一點墨。奈何。既以牛醫殺人。更託名教書誑錢財。而誤人子弟乎。命鬼卒拽下。予杖。岑復叩首曰。小人雖託名世醫。然從無過而問津者。勢不得草管人命。第為飢寒所迫。權行訓蒙。度日自分生平所讀。止有一部四書。又大半句讀不全。故所取修金。極豐不過二兩。大約不過菜傭與卒目不識丁者之子弟。願相從受業。彼亦只圖省費。無意深求。若四書以上。小人亦不敢妄教。故猶不致大誤。城隍色少紓。顧判官取冊檢視。至岑首一行。注曰。綿蠻讀作黃鳥。城隍怒曰。此輩只合轉入畜生道中耳。又檢至下一行。注云。如惡皆讀作臭。如好好皆讀作色。城隍笑曰。二字如此讀。試問作何解。岑曰。此當讀為四句。言如其為惡。須如惡臭。斯為真惡。如為好人。須如美人。斯為真好。則善惡之意皆誠矣。城隍曰。然則後文惡而知其美者。又作何解。岑曰。此惡字當讀去聲。蓋惡之為物。天下未有以為美者。但據本草則人中黃之益人多矣。是其味美於回也。故孟子曰。惡句在其敬叔父也。城隍罵曰。畜類汝平日以此教人。尚謂



未嘗誤人耶。遂命罰作狗。恣其食屎以償之。岑復叩首曰。小人生前以飲啖兼人。中多痰火。每當暑喘作。其苦萬狀。願大王垂諒。罰作一牛。城隍訝問曰。此又何說。對曰。小人向讀千家詩。有云。赤日行天。牛不知。惟牛能不知暑熱也。城隍大笑。令鬼卒拽下先杖一百。仍押回里中。俾投生為牛。為課徒者示警云。家人皆未信。次日聞比鄰畜牛生犢。往覘之。果然。戲呼其名。犢輒昂首掉尾而鳴。若應聲然。

### 牡丹

日知錄山東人刻金石錄於李易安後序。紹興三年元默歲。壯月朔。不知壯月之出於爾雅。而改為牡丹。凡歷代以來所刻之書。皆牡丹之類也。又拊掌錄。紹興九年。金歸我河南地。商賈攜長安秦漢碑刻。求售於士大夫。王錫老得一碑。無一字可辨。王獨稱賞不已。客曰。此何代碑乎。王不能答。客曰。我知之。是名沒字碑。一笑而散。今之賞鑑家。大率皆沒字碑之類也。

### 柳畫

乾隆辛丑十月。蕭山陸敬軒為永城尉。署中舊有柳樹一枝。年久半稿。命工伐之。其中紋畫如淡墨寫成。左右峰石峻削。懸崖之上。有松一株。藤纏纍纍。老樹一株。枝葉皆倒垂。下有一叟。扶杖立。高冠長袖。鬚眉宛然。其左手納袖中。着胸前。右腳前行。露其鳥。左腳隱衣下。迴顧